

回忆那段大法洪传，人传人、亲传亲、心传心与个人修炼的珍贵历史，是激励自己一定要好好珍惜那段历史。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迎接神韵和师尊早日归来，救度更多的众生。

谢谢师尊！我从没见过师尊，很想念师尊。合十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拜师〉
-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悟〉



篆刻：法轮大法好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里明白真相的家属)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篆刻：真善忍好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里明真相的家属)

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

2013年5月23日

◇ 详细内容

庆祝第十四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3
练武之人缘归大法.....	3
生命同化“真善忍”真好.....	5
在大法中长大的孩子.....	9
迷茫走过八旬路 修炼大法心渐明.....	11
难忘的得法机缘.....	15
让地和挖沟.....	19
九四医院里的故事.....	20

再说在九四医院陪护她丈夫住院的那位女士。大约在一九九九年初，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她打来电话，她很高兴的在电话那头告诉我一个喜讯，她说：她原来和丈夫结婚十年都没怀过孕，自从丈夫在九四医院住院时她学了法轮功后，她丈夫的病也恢复得很快，她丈夫病愈出院回家后，不久她就怀上小孩了。她要我一定到她家去玩。听到这喜讯，我既为她高兴又感到震撼，为了目睹这一奇迹，当即答应一定去她家看她并为他们夫妇祝贺。我选了一个星期天和我的一位同修好友，乘上开往她告知的到她们县里那趟车，我们俩一边听着大法的《普度》和《济世》的音乐，一边跟着吟唱着大法的乐曲，大概两小时左右就到她家了，她早已等候在那里了，看着她腆着快生的大肚子，高兴接待着我们。并谈了她的一些炼功体会和给她带来的这一切的变化，无不感到幸福和激动。还表示要好好修炼，感谢师父。我们都为她夫妇俩高兴。

住院军人的经历

还有那位在九四医院住院的军人，出院回部队后也曾几次电话给我联系过，他告诉我，炼法轮功后他身体康复很快，他回部队后一直在坚持修炼，我问他哪有时间呢？他说主要是利用晚上和没有集体活动的时间，以学《转法轮》为主，用心修炼自己的心性。他还利用探亲的时间，教会他父母炼了，他的父母很相信，坚持得很好。直到二零零零年，他还给我来过电话，问候我，担心我遭受迫害，当时我怕他与我通话，影响他的安全，我告诉他：我很好。请他以后不要给我联系了。就这样中断了联系。我相信他一定还在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懂得了人生的真谛，仍在大法的修炼中。正象师尊所说：“果然有缘能悟者，俩俩相继而来，入道得法。识正邪，得真经，轻其身，丰其慧，充其心，乘法船悠悠。”[3]

危难时机，师尊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一直是师尊领着才顺利走到了今天啊！正如同修所说：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就没有我们今天助师正法的荣耀。

柱上拐杖走了，再后来就扔了拐杖自己走着来炼功了，不但能生活自理，还能买菜洗衣弄饭等做许多家务。可以说是一大奇迹。她们一家都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由此她的丈夫也走入大法修炼了。

第二个故事。另一位是六十多岁的老年妇女，她家在湖南，因脑血栓偏瘫，自己不能走，生活不能自理。她女儿在我们点上炼功，把她从湖南接到南昌，女儿夫妻俩每天早上架着她到点上来炼功，由于师尊的加持，也没过几个月就能自己走着来炼功了，并且生活也能够自理了。一家人都为她高兴，也非常感恩法轮大法和师父。半年多以后就回到湖南去找到炼功点炼功了。

在医院，我除了向父亲他们介绍炼功能祛病健身的情况，同时我还带去《转法轮》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我们炼的法轮功与别的功法不一样，师父教我们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2]，要求修炼者要多读《转法轮》，以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来指导我们修炼。

当他们看了《转法轮》后，都表示要炼功。我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带上师父的教功录音带与录音机，到九四医院教他们炼动作，那位郊区县来的病人起来，叫他的妻子跟着我们先学，以后学会了再教他。我爸在他们的热情带动下，也学的很起劲。尤其是那位军人学得很认真、很仔细，有一次还专门到我家，把动作做了一遍让我看是否正确，要我帮他纠正动作，他说学会了以后，回家探亲的时候还要教他父母炼。后来听我父亲说，每天早晨都是那位军人一早起来就开录音机，领他们一起炼功，一直坚持到各自出院。我爸回家后，因为没人带他炼，没能坚持炼功，但带回去的几本书《转法轮》《法轮大法义解》《悉尼讲法》都看完了，病痊愈了，我爸当时都七十多岁了，还能下地种田，挑一百多斤谷子上楼，而且看书不用戴眼镜了，摘掉了老花镜，他自己都觉得很神奇。所以我想这是他为什么竭力向我妹妹推荐学《转法轮》，希望她能学炼法轮功有个好身体的真正原因。

病友妻子的故事

庆祝第十四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练武之人缘归大法

文 / 郑毅口述 清扬整理

我原是练武之人，从十几岁就开始练武，练了三、四十年，家里刀枪棍棒什么都有。不象其他门派的拳脚样式多，武术比赛容易得奖，我练的那一门招式很简单，就那么几招儿，但是真打起来，是别的门派所不及的。我主要练的是“关公大刀”，因为刀太重，没有几个人舞动起来，练的人非常少。我还练的能脑袋开砖，手开砖。

人练武入门时的想法基本都是强身健体，练来练去，年轻时好象还行，但我看到我的师父、师伯等人及别的门派他们这一辈儿的，到老了身体都不太好，有好多还不到七十就去世了。我还曾见过一个门派的练的能吞铁球，气顶的铁球在肚子里晃都能听到声音，功夫不浅了吧，可是他也有风湿病，大夏天还穿着秋裤。

我自己也是因病开始练武的，小时候总爱流鼻血，流的是堵住左边的鼻孔右边的流，两边都堵住嘴里流，很吓人。去了多少医院，都治不好，最后连学都上不了，因此十几岁就开始练武功。但是练武之后也没好，而且一下功夫练的时候就流。练武的师父总告诉我沒事儿，教我怎么往下下火，每次也管用，流血次数减少了，但还是除不了根儿。

自从练了这门武功之后我就对别的门派不感兴趣了，因为我的一个师兄经常参加武术比赛，他说：“我去的地方多了，要说健身，哪个的门派也不如咱这一门儿。”

一九九七年秋，我们家附近空地儿有一群人在那炼功，挂着条幅，我过去看看。有人向我介绍说：“我们是佛法修炼。”我自恃自己练的功夫高，一下就挡住人家不让说了。人家说：“我们有书。”我说：“那你把书拿来我看吧。”第二天我又去了，人家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看了后，没想到书中讲的使我非

常震撼，解开了我很多疑惑，甚至说清了很多练武时都不明白的事情。

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以前光说练武之人不回骂，不回手，别人吐一脸吐沫，不能回口，打你一顿，不能打人家。可是为什么这么做，再往深没想过，光觉得因为自己的功夫高不能打坏人家，但不知道真正的道理。看到《转法轮》里“提高心性”、“业力的转化”等部份才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炼功要讲心性，要重德，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且看到这些让我震撼的地方，汗毛孔都张开了，身体一阵一阵的发热。

还有，以前光寻思为什么练武之人也是疾病满身。看了《转法轮》才知道，武术气功不象内修功法能够修命。而且从书中我明白了，练武如果总想着练好练好，不仅不能强身健体，反而对身体损害非常大。“泰拳”在国际上都知道挺厉害，但他们的平均年龄才四十岁。原来我练武的一个师兄弟也是，豁出命去练，人四十多岁就死了。因为有所求的心太大。

还有很多，看了书以后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各门各派不能解决身体健康的根本问题。《转法轮》里讲的字字句句都是道理，非常高深，但说的又很浅白。我立刻放弃了练了几十年的武功，开始修炼这部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

炼功一个月，我流鼻血的毛病不知不觉就没有了，至今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十五年了，流鼻血的毛病再没犯过。我妻子后来也走入修炼，困扰她多年的病也不治自愈了。

我曾给原来练武的师兄、师父、师伯等人介绍过大法，他们都因舍不下几十年的功夫，没有走入。可是到老了，他们的身体都不好，有的得癌症，有的得糖尿病，都去世了。我原来练武的一个师兄也修炼了法轮大法，先天性心脏病都好了。可是九九年中共一开始迫害，他迫于压力，不敢炼了，结果旧病复发，也去世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十五年了，今年六十四岁，身体非常健康。这么好的功法，如果没有中共污蔑和迫害，受益之人将有多少？

本又换一本，以后看见效。” 老父的信使我想起了当年大法在大陆洪传的盛况，正象师父所说的那样：“大法洪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 [1]当时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与故事。

父亲得法康复

就说我父亲吧，没想到他也会洪法。原因是这样，大概是在一九九八年初，我父亲突然大流鼻血，送进县医院住院治疗，几天后效果不理想，反而出现了轻度面瘫，一边脸和嘴都歪斜了，医院建议转院治疗，这样我把父亲接到南昌，通过亲戚住进了南昌市的九四医院治疗。那时我已学法轮功两年了，很想借老父在南昌治疗期间教他炼功，以便终生受益。

我利用去医院探望的机会给他们洪法，当时我父亲住的病房里住着三位病人，除父亲外，一位是来自部队的军人，另一位是来自郊区县的男青年，好象病情蛮严重，卧床不起，全靠他的妻子陪住照顾。我给他们介绍当时我们炼功点上，许多人通过炼法轮功，去医院都治不好的病，而通过炼功却炼好了的情况，希望他们能通过修炼法轮功早日康复。

我告诉他们两个真实故事：

第一个故事。在我们单位有个炼功点，多的时候有上百人炼功，最少的时候也有二、三十人来炼。大多数都是身体有病才来的，许多通过炼功病好了。有两个例子特别突出：一位是五十来岁的妇女，不小心从房顶上摔下来，尾椎骨断裂，挤压马尾神经，导致人瘫痪，尿尿都在床上好几个月，去了很多医院求治，都说没有办法能治好，医生还告诉她家属说：“这种摔伤没有治，比如某个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总比你们条件要好吧，他都治不好，也只能在轮椅上，不可能再站起来了。你老婆的情况是和他一模一样的。”在求医没门的情况下，经她的一位亲戚介绍，来到我们炼功点上学炼法轮功，我们看着她的丈夫用自行车推着她来到我们炼功点上，她丈夫扶着她倚靠着墙站在那艰难的炼着，动作根本都到不了位，可是由于慈悲师父的加持，大概几个月以后就能

怎么这样受气，让人家给你迫害的够呛（指关押迫害），你现在还想让人欺负……”我说：“谁让我是学大法的呢？就这样吧。”

我小叔子和婆婆气的够呛，村长竖起大拇指说：“你看看人家。”这时，派出所所长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小玉，你今天做了一件大好事，从前我们做的事很对不起你，请你多多原谅。”我说：“没什么，你以后别再抓法轮功学员，我们都是好人。”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最后他高兴的说：“谢谢你，我记住了法轮大法好。”

二零零五年七月，我卖完菜回家路上，路过村民 A 家门口时，当时 A 家和 B 家正在对骂，原因是 A 家门口地势低，B 家在墙根处堆了一堆砖石，当时正是雨季，A 家门口积了很多的水，出不来人，A 家就在道中间挖沟，水都流到 B 家门里去了，两家就吵了起来。我把两家人都劝回去了。

到家我把车子放下，拿起镐和铁锹就出去挖沟，先把 B 家的砖石倒到北面（经 B 家同意的），我就开始挖沟。当时正值中午，太阳火辣辣的，A、B 两家人在屋里吃饭，等他们吃完饭，出来看见我在给他们挖沟时，都感到很不好意思，于是，两家人都拿出工具跟我一起大干了起来，不一会的工夫，水沟挖好了，水也排出去了。两家人都露出来笑脸。这件事被村长知道了，在大会上还表扬我。

而我，用尽世间任何语言也都表达不了我对师尊的感恩！是师父的大法让我成为一个为他人着想、无私无我的人，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在伟大师尊佛恩浩荡下，在宇宙的大法中修炼は何等的荣幸！

九四医院里的故事

文 / 南昌大法弟子

前两天整理东西时，翻出一封老父亲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六日写给我的信，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我前几天告诉兴降（妹夫）要他学《转法轮》，兴降已拿了一本《转法轮》去看了，看完一

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修炼，使人从身到心都在不断的变化，高深的境界，只能体会，无法言表。原来那些武功虽然不能说不好，但仅是低层次上皮毛的东西，和大法修炼是无法相比的。

生命同化“真善忍”真好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于 1998 年初喜得大法，回首十多年来修炼之路，下面仅撷取数点献上，作为对这个特殊日子的庆祝和纪念。

一、娇蛮女成了贤淑人

我从小出身在中共的高级干部家庭，父亲是中共篡政后的某市领导。从小就有优越的生活环境，不需要为柴米油盐烦心劳神，在家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受着父母们的喜爱和哥、姐们的保护，渐渐的养成了骄横跋扈、任性妄为、争强好胜的不良习性，自己想要做的事，没有人能改变得了。

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师父将“真善忍”三个字，贴在我眼前三个月。每当我要做些出格的事时，“真善忍”三个字就提醒我：不可以随便作为。比如随地吐痰、乱扔纸屑、乱闯红灯、肆意回嘴。修炼以后，原来到嘴边要吐出的痰，看到“真善忍”，就咽到了自己肚里；原来要随手扔出的纸屑，看到“真善忍”，就揣到了自己兜里；原来准备飞闯过去的红灯，看到“真善忍”，就改红灯停、绿灯行；原来要高调反驳的话，看到“真善忍”，就含在了自己的口里。

二零零一年初，在中共诬蔑大法、构陷师父、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之时，我因制作和散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判重刑押送监狱。在监狱里，我得到了同修传给我的《洪吟》和师父的新经文，尤其读到师父写的《别哀》：“身卧牢笼别伤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 静思几多执著事 了却人心恶自败”[1]，我知道了自己的执著所在。其后，我在给家人的信中，对照大法对我的要求向内找，检讨了自己的不足，并向他们作诚恳道歉。姐姐看到信后，当时就哭了。姐姐说：没想到小妹会向他们低头认错。在姐的记忆中，

我这个人能说“对不起”三个字就已经不可思议了。可想而知，原来的我是多么的固执和高傲。当我正念走出中共黑窝以后，大家谈到这个问题还对我不大理解。我说：我是修炼了法轮功，是大法弟子了才这样做的，我们师父说：“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炼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2]不然，我怎么会忍受这胯下之辱呢？要么，就是精神崩溃了。兄、姐们说：法轮功真了不得！师父真伟大！把你变的这么好了。

二、憔悴脸色换了容颜

我九八年初刚到炼功点时，当时的辅导员看到我脸色憔悴的不行，脸上还斑斑点点，人瘦如柴。这是在我修炼了一个月之后，他才告诉我的。

我自知得法晚，师父也点化我，叫我勇猛精进。我是两、三天就读一遍《转法轮》，八个月下来，《转法轮》就能背诵了；炼功几乎是最先到炼功点。盘腿打坐一上来就是四十几分钟，十天后就是一个小时，一个月不到就是一个半小时，真正是小关大关一起过。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本体改变很大。

炼功十多天后的一个早晨，我象往常一样，洗完脸就拿出高级化妆品准备抹脸。然而，化妆品瓶却落地打了个粉碎，好几百元钱的东西，当即有点心疼。学法时，师父就让我读到：“说句笑话，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的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炼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2]从此以后，再也没用过化妆品。

二零零一年之后，我被中共非法关进监狱，我是唯一的一个女性冬天不用化妆品却又是皮肤最好的人。犯人和警官无不羡慕。我对她们讲：这都是修炼法轮功的结果，是师父给我的。

就在前两天，有位多年不见的朋友看到我，问我多大岁数？我说你看呢？他说：看精神容貌最大不过四十岁。我告诉他：六十

宙大法，走的最正的路，正的为什么要怕邪的。我要出去讲真相。

小妹先找大队支书和村干部讲真相，然后只要见到邻居街坊，就见一个讲一个，大家都能认同小妹，也很同情，因为小妹儿子的得法前后的神奇变化，村里人都看在眼里，而且小妹在村里是有名的贤惠孝顺的好媳妇。在丈夫离家出走的情况下，她一手臂挟着残儿，一手挽扶有病的公爹艰难的熬过来的，这么好的人遭受迫害，天理不容。

所以第四次乡里又通知大队，让小妹去县洗脑班，让村干部给堵回去，说：不在家，出远门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二零零二年，小妹从农村出来，在市里找了一份工作，和儿子租房住下来，从此以后我和小妹经常一起出去讲真相、发传单、贴真相标语。《九评共产党》出来后，师父又发表了《向世间转轮》，我们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开始传九评、劝三退。在师父赋予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使命中，尽心尽责的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直到法正人间的那一天，跟随师父，返回真正的天国家园！

让地和挖沟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小玉

二零零五年春天，由于扣蔬菜大棚的地已到期，村里要把地都承包给村民，每家只能承包二到三分地。现在的人道德素质太差，都想自己要能浇水的好地，还要多占，这样很多人都争了起来，地也分不下去。村长只好把当地派出所所长等找来给他们撑腰。

那天我婆婆很早就去了，到那占了一个能浇水的大棚，每个大棚六分地，正好我婆婆、我小叔子和我家每家二分地。可地分到我们家时，有个叫王三的人家说什么也得要一份地，不给就不行。我婆婆、小叔子都不让，王三就开始骂人了，这样两家干起来了，那些警察都过来了，当时有百十来人。我一看要打起来了，就大声的说：“这块地我不要了，给王三家吧。”当时人们霎时间都鸦雀无声，人人都看我。我婆婆当时就不干了，开始骂我了：“你

而离家出走，在外面又找了一个女的过上了。小妹在农村一边抚养残疾的儿子，一边还要照顾她年老多病的公爹，愁的她经常是以泪洗面。

一九九七年，我从北京回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小妹打电话，接到电话，小妹背着孩子就过来了。我说：小妹呀，这回孩子有救了，你快学法轮功吧，法轮功很神奇，大慈大悲的师父是下世救人的活佛。小妹一听就激动的哭起来。

那时小妹的儿子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还不能走路，在百治无效中，医生让做牵引，一次做牵引时，把夹具固定好后，逐渐使劲拉时，把孩子疼的满头大汗，失声尖叫，哭着大喊：“我不需要牵引，我要炼法轮功，我要炼法轮功！”本来我想，让小妹先学会，然后再带着孩子学，看来孩子虽然腿脚残疾，心却灵通，大人说的话，他在一边都听进心里去了。小妹抱着孩子哭着说：“好！咱娘儿俩都炼法轮功！”

从那以后，小妹天天给孩子读《转法轮》，听师父讲法录音，看师父教功录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孩子腿上开始长肉了，能下床慢慢的走路了，再继续炼下去，能和正常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学了，苦命的小妹脸上终于有了笑容，生活有了希望。在师父的佛光沐浴中，残疾儿子健康的成长为一个帅小伙，走向社会，参加了工作。

明真相的乡亲保护小妹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公开迫害大法后，城市乡村全被邪恶笼罩着。乡里派出所的警察，闯进小妹家，要带走她，她坚决不去，给他们讲儿子得法前后的情况，讲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他们听后也感到不可思议。有个人还自言自语的说：法轮功就这么好？那次他们没有强行抓人就走了。

但第二天他们又来了。正好村里有人叫小妹去帮忙修草房，躲过去了。第三回警察又去了，小妹又躲过了。小妹想：不能总是躲来躲去的，我又没有做伤天害理，见不得人的事。我修的是宇

啦！他说：怎么也看不出来。我说：这都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得到的；其实你现在看到的只是表面，实质的改变你是无法想象的。他说：在大学读书时，你是很棒的；走向社会之后，你的发展也是最快的；看来你永远都是优秀的。我告诉他：你可千万别只顾夸赞别人，也万万不可错过了机会哟！

三、“病秧子”成了“健美妇”

我从小体弱多病，十岁以前几乎是一个星期生一次病，什么猩红热、百日咳、扁桃体发炎、肠息肉、便血、荨麻疹过敏、偏头痛、鼻窦炎、反正三天两头没有好日子过。到了三十岁时，被名、利、情搞得又患上了乙肝、肝硬化、肾下垂、肾囊肿、脾肿大、子宫肌瘤、心室肥大、心衰、多发性痔疮等，三十岁的时候医生对我说：你的心脏象六十多岁人的。当时，我悲观失望的不行。反正，身体已经到了极其脆弱的地步，平时只要别人打喷嚏我就感冒。

可我修炼法轮大法十多年，没上过医院，没吃过药，以前的疾病痛苦都不翼而飞。没修炼前，我冬天晚上要电热毯、水焐子，一觉到天亮还睡不热。自从炼功以后，一条四斤重的棉被就过了冬天。在监狱里犯人说我盖的棉被是最薄的，身体是最好的，和修炼法轮功的人没办法比，太神奇了。

一次，师父给我演化出前所未有的高血压，达到 $270|170\text{mmHg}$ ，监狱的医务所所长感到非常紧张，要我吃药。我对她说，我不吃药已经给了你们保证，不要你们负责。那么你们现在要逼迫我吃药，就给我写个保证，保证我身体不出问题。所长自然不肯写。令所长不解的是：一般人血压超过 $140|100\text{mmHg}$ ，就得卧床休息、头疼、头胀的难以自理了。而她那么高的血压，还思维敏捷、行动便利、毫无障碍？这法轮大法太超常了，炼法轮功的人太神奇了，不是现代医学科学能解释的了的。

四、生命同化真、善、忍真好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日下午六时许，这天是大年除夕，我参加了

新年学法心得交流会之后，就走进一家超市，买了些快捷菜和糖果、瓜子之类的，也算是年货吧。在穿过一个小区正要过马路回家时，一辆骑的很快的电动车遇到迎面而来的出租车，就突然将车头朝我一拐，来不及躲闪，我被撞飞了起来，头先落地，电动车倒在我的身上，出租车轮子离我的头不到两寸处戛然而止。我倒在血泊中。

当我明白过来时，小区的保安和出租车司机正要把我扶起，我说：“你们不要动我，让我自己起来。”此时，保安已把撞我的那个骑车的中年女子扣了下来，叫她陪我到医院，那个出租车司机也要送我。我说：“我没事，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你们走吧。”

保安见我嘴巴鼻子都在流血，满脸伤痕，衣服也破了，走路又是一拐一拐的，就又上前劝我。我还是说：“我不会有事的，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有师父保护，谢谢你，让她走吧，家里人还等着她回去吃年夜饭呢。”

那个中年女子几乎不相信我说的话，问保安：“她说的是真的？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八成我遇到活菩萨了。”出租车司机说：

“不是活菩萨，胜过活菩萨。这样好的人别处找不到，只有炼法轮功的人才会这样。我遇到的不是一个、两个了。”

保安说：“当今社会不容好人哪。公安、派出所的警察整天盯着我们保安，叫我们看到炼法轮功的人要抓，看到散发资料的要搜、要报告，给奖励，否则在你班上出现情况就罚款，严重的还要开除工作什么的。现今良心都叫狗吃了。反正我是凭天地良心拿钱吃饭。再逼，我也要炼法轮功了。”

此刻，那位中年女子歉疚的走到我面前，说：“对不起你，当初撞倒你的时候我想逃走，被保安拦住了，现在叫我走也不想走了，我把送到家才算。”我抖擞抖擞精神，说：“你看，我没有事的，放心的走吧。”

此刻，围观的人还不少。对我的举动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感到：生命同化真、善、忍真好！

回又疼了二十分钟。

第四回，我和家人去稻香居吃锅贴。饭后就开始呕吐，一连吐了四次，第一次吐的是酸的，第二次吐的甜的，第三次吐的是苦的，第四次吐是辣的。从那以后，胆结石再也没犯过，别的病也跟着好啦。

白秋衣上开出一朵花

通过学法炼功，我心身变化都很大，尤其是人生观的转变，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地是返本归真，与大法结缘修正法。可是还有很多有缘人仍在人世浑浑中沉睡，我要唤醒他们封尘已久的夙愿。

一九九八年新年过后，我就背着《转法轮》和大法资料回家乡了。先在本村洪法，成立炼功点，然后又到邻村及边远村庄去洪法，先后跑了十几个乡村，建立了十几个炼功点。接着就帮各个炼功点请《转法轮》和相关资料。

虽然那时我已是五十岁的人了，但全身总是有使不完的劲，有时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神奇事。记得有一次下乡洪法，我上身穿了一件纯白的秋衣，住在一个得了法的老乡家里。晚上睡觉时把秋衣脱下用衣撑挂在绳子上。第二天起床，发现白秋衣上有一枝花，有九个花蕾，花蕾外面是蓝色，花蕾尖上有黄色的，有粉红色，很漂亮。当时不知是咋回事，只觉得神奇，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师父在鼓励我。

苦命的小妹终于有了笑容

我的姊妹中，比我小二十岁的小妹，命运最为坎坷。小妹在农村成家后，生了个儿子。六个月时，身上起紫斑，出牙时，牙床出血不止，还常有发烧，看了很多医院，做了多次抽血化验，被确诊为败血症。孩子艰难的长到三岁时，又出现了肌肉萎缩，一条腿瘦的大腿小腿的皮都贴在骨头上，光剩中间一个大膝盖连着，腿还往里拐，严重变形，不能行走，孩子疼得整天哭。

孩子的爸爸对残疾儿子失去信心，不但不尽做父亲的责任，反

带。

第二天，他要外出开两天会，走时一再嘱咐我：“不要急着走，等我回来，把动作教会你，再帮你去请大法的书和资料带回去。”就这样，白天我一个人在他家，又看了一遍师父的教功录像，就在地上的铺垫上学打坐。手印还打不好，先试着盘腿，结果还真盘上了。手结印，闭上眼睛，只一小会功夫，就觉得体内气流在加快，象坐在一个飞快的旋转物上，身体一下起空半米多高，吓得我一下睁开眼睛，人坐到沙发上，不敢炼了。等金平回来，我告诉他起空的事，他一听，说：“好啊，这说明你的根基好，刚一炼，大周天就通了，这是师父管你了，已经给你下上法轮和气机了。”

临走时，他帮我请了师父的《转法轮》、讲法录音带、教功带、静功、动功音乐带和一些大法简介的宣传资料，包了一大包，背回来了，这是去北京的最大收获，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师父给我清理身体

从北京回来，立刻给我弟弟妹妹们打电话，让他们都到我家来，他们接了电话都来了。我告诉他们：我已开始炼法轮功了，这个功法很神奇，非常好，谁炼谁有福，你们都要炼。

从那天起，我们姊妹几个每天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学法炼功。修炼前没注意，实际上一九九七年本市已有不少炼功点了，后来我们姊妹几个就到各自离家近的炼功点参加集体炼功。

我得法没有几天，师父就开始给我消业，原来我患有胆结石、关节炎、半边脸无知觉，学法炼功后，师父分四次给我净化身体。一天中午，突然上吐下泻，还伴有满腹剧烈疼痛。孩子们吓的不得了，非要把我送医院，我知道这是师父帮我消业，净化身体，说什么也不去医院。过了两个小时好了。

第二天又痛的很厉害，孩子还是要坚持送医院。我说：“没事”。老伴在一边也说：“你们不用紧张，你妈说没事就没事，她有师父管，要尊重你妈的选择。”就这样二十分钟就缓过来了。第三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别哀〉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在大法中长大的孩子

——被飞驰的大客车撞飞之后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的孩子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出生的，到一九九九年的二月我喜得大法时，他七个月大，刚刚会坐着。那天他正在生病，我们全家正在看师父讲法录像，他坐在姥姥怀里，不哭也不闹，歪着头，眼睛瞪的大大的，专注的看着电视上的师父讲法，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当时大人都很惊讶争相看他。他的病也没治疗就好了。

二零零二年，他四岁时，有一天我听师父讲法录音，他在玩，突然一边往床上爬一边笑着说：“这要打谁谁也不还手，骂谁谁也不还口该多好！”我怔了一下，忍不住笑了，突然意识到这孩子看似在玩，他已经完全听懂了。从这一年以后他就没再生过病也没吃过药，到他六岁上学之前，他已经自己独立的给不识字的奶奶读《转法轮》了。上学后他就能教爷爷炼功动作了。

当然象所有的孩子一样，每个年龄阶段，他都犯过一些孩子都犯的错误。比如：说谎，偷零花钱，和同学打架，等等，不同的是他所有犯过的错误，只要和他认真的交流，把师父的有关讲法找出来，告诉他师父是怎么教的，他立即就意识到了，很快就改掉了。现在他已经十四岁半了，一米七六的个儿，他已经自己知道约束自己，不再犯错了。

班里有个同学，总上游戏厅打游戏。有一天，他认真的和我说：“妈，我班某某天天去打游戏，长此下去，这不完了吗，我哪天找他谈谈，让他别去玩了。”我听了真欣慰。现在家长最头疼的就是孩子教育问题了，我的同学朋友们见面，大家不说别的，就

是孩子如何不听话、不好管、吸烟、留怪发、穿奇装、打游戏、挂QQ、上歌厅、谈恋爱，等等，大家一筹莫展。因为这个时代太花花了，孩子们见什么都新奇，没有好坏善恶标准，什么都想尝试。而同学朋友们都说我命好，省心，都羡慕我，因为我的孩子听话懂事，一点不良习性都没有，聪慧善良，学习好。每每这时我都会自豪的告诉他们，因为我的孩子从小就学法轮功。学法轮功的孩子特别好管，基本不用家长管，他自己就能识别好坏，明善恶。

这里讲述二零一零年春天发生的一件事：那是个周六，孩子象往常一样，去学法小组学法。下午一点多我突然接到孩子的电话，电话里他语无伦次的说他吃饭了，我没听懂，突然一个大人的声音传来，说孩子被车撞了，让我马上来。我一震，简单的问了一下出事地点，就快速跑过去。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公交车急刹在路边，车旁边聚集着很多人，人们在议论着。

我一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这儿，都不说话了，孩子坐在路边的道牙子上，呆呆的。公交车门开着，车里面满地的花生米，矿泉水瓶，还有凌乱的垃圾等，这些东西都被急刹车的惯性冲到了车的前半部，很乱的样子。我看了孩子的全身，左侧头有一个大包，右侧身体有划破的痕迹，再没什么毛病。司机吓坏了，就等着家长来赶快上医院呢。我和司机说，“你不用担心，我们是炼法轮大法的，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司机说还是上医院看看放心，家家都一个孩子，出点什么事可受不了。他更清楚的知道撞的有多重，当时孩子从路对面跑着过马路，司机为了抢红灯，加大油门要冲过去，双方的速度合在一起，孩子被车撞飞了出去，重重的摔在了路边的石头道牙子上。

司机一看我不去医院，就硬要给钱，我也不要，最后司机没办法，给我留了他的电话号码，让我有什么事立刻通知他。我答应了，领着孩子在所有乘客不放心的目光下回家了。回家后孩子哭着说脑袋疼。我告诉他没事，相信师父，没事的，晚上他正常睡觉，第三天周一就上学了。

以前我在自学时不认真，挑着看，喜欢哪段看哪段，走马观花，所以学的没有忘的快。自从我参加集体学法后，能和同修们一起发正念，背《论语》，背《洪吟》，学法，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发光盘等。这时我觉得自己才配得上是一名大法弟子的称号。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难忘的得法机缘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是一九九七年得法的老弟子，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跟随师父在风风雨雨中，已经走过了十五个年头，在这里我向恩师做个简要的汇报：

难忘的得法机缘

说起得法的契机，我还真得感谢我的一位同乡金平（化名），也是比我更早得法的同修。一九九七年，为了给我外孙看病，我去北京部队找同乡金平，想让他在北京找个名医专家给我外孙诊断病。那时的金平已是军级干部，家里有警卫员。在去他家的路上，我心里还在想：军级干部，已到将军的级别了，军人的风度、气质一定很威严。可一进他的家门，却出乎我的意料，他很祥和热情的接待了我。更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在他家一间敞亮高雅的房间里，供着一尊两米多高的金色佛的塑像，佛像在一个特意精制的玻璃柜里。

我当时望着佛像都看呆了，心里充满敬意，可不知是哪个天国世界的。金平看我对佛像有敬意，很兴致又很自豪的告诉我：“这是从法轮世界下世度人的活佛，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是我的师父。论在常人中的年龄，我和师父同岁，我去过师父家里，师父不但有深奥超常的神通法力，而且对人特别的祥和，平易近人，我今生能作为他的弟子，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福份了。今天你来我家，也是你的缘分，你也修炼法轮功吧。”我当时毫不犹豫的说：“行，你教我吧。”当天金平就给我放师父的教功录像

队干休所里的一离休老干部。她跟我学了第一套功法，让我把口诀给写下来。两天后她出院了。第三天我也出院了。

在学法小组上，我们是轮着读，我戴三百五十度花镜，一刻也不敢离开每一行的字，万一当轮到我读时，还没找到行读到哪了，你说多尴尬。二零一一年有一次学法，大家都坐好了，开始发正念，背《论语》，背《洪吟》，接着读法。当学完一讲后，有同修对我说：“你今天真好，没戴眼镜读下来了。”这时我才发现我的眼镜盒就在旁边放着，忘戴了，哎呀，我怎么一点没有感觉，简直太神奇啦。从那以后，每次学法时我不戴眼镜，都能顺利的读下来。

我右眼是青光眼，一般人手术后，看东西是模糊的，可是我看东西和正常眼睛一样，我骑车上街，做活穿针引线一下子就穿进去了，你说这不神奇吗？我一只眼睛顶两只眼睛。这恐怕别人都不会相信，但这确确实实在我身上得到了证实。

学法明心

二零零九年，我老伴走了。剩我一个人守着大空房子，有时同修来给我送资料，这是我唯一能看到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所以同修不来，我就在盼、盼。同修一来，我立刻感到心里不饿啦，因为我又有了精神食粮。我常常在想，要能把学法小组设在我家就好了，我家没有小孩，没有闲杂人，我住的小区是个封闭区，非常安静，地点又位于市中心，交通方便。

有一天，同修又来给我送资料，我没说出我的想法，因为我还没考虑成熟，这时同修跟我说：“你看你家条件多好，没有小孩，没有闲杂人来往，周围环境又安静，地点也好，交通又方便，要能把学法小组安在你家多好。”我一听，怎么咱俩又想到一块去啦，我也在考虑这事儿，我说：“这一定是师父给安排好的，不然怎么会这么巧，想到一块了，这是缘分。”她听我这么一说：“原来你也有这个想法啊，我本来都不好意思提这件事，怕你不同意。那你同意啦，我明天就把同修领来先认认门，看看你家环境。”从此，我家就成了定点学法小组了。

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妈，那天我被汽车撞上，就象撞在棉花上一样，软软的，我飞出去后落在路边的石头上把脑袋磕了个包。”我告诉他：“如果没有师父保护，别说那么快的大汽车把你撞飞出去，就是单单磕石头上（道牙子）也能要了你的命。”他会心的笑了。

后来司机不放心又给我打过电话，我告诉他什么事都没有，孩子上学了，他几乎不敢相信，他太激动了：法轮功太神奇了！

后来我记起，我在刚刚结婚的时候，一个朋友的姨是个学道家世间小道上的，她看到我认真的对我说：“你命中伤子，克子。”我那时年纪小，也没在意，也不相信。这一次的车祸我明白了，是师父帮我化解了命中的悲剧。

如今两年过去了，现在孩子已经读八年级了，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长高了很多，懂事了很多，特别是去年我被绑架关押期间，孩子表现的极其坚强，沉稳，正念十足，是他那个年纪少有的成熟和理性，令所有的大人同修折服。

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感恩之情，仅以此文告诉所有和我一样年纪的父母们，别听信邪党的造谣抹黑宣传，我和我的孩子用亲身经历证实了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只有学法轮大法才能让孩子茁壮成长。

迷茫走过八旬路 修炼大法心渐明

文 / 辽宁丹东大法弟子

迷茫人生

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今年八十三岁，一九四八年正是国内动乱的年代，我和老伴（同学）带着满腔救国热情，一起参加了中共军队，从此掉进了邪党文化的大染缸。我们经历了土改斗地主、打倒地、富、反、坏、右、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七零年全家被赶到乡下。我的大半生就是在邪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滚过来的，思想上被深深的打上了邪党文化的烙印。

回顾历史，我弄明白了什么？究竟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弄明白了没有？答案是：没有！在这个黑白颠倒，正邪不分，是非扭曲的年代里，根本就没有一个衡量好坏、对错的标准，只是跟着邪党的指挥棒转，尝尽了阶级斗争的苦头。我的大半生就是这么过来的，一句话：稀里糊涂度春秋。

打开心锁

我在二零零五年才得法。那时因老伴他有病卧床，家里雇两个保姆，时间久了，她俩经常向我透露一些有关法轮功方面的信息，因我对法轮功一无所知，从未接触过。有一天，保姆跟我说：“信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法轮功教人行善积德，做好人，不骗人、不说假话，另外通过炼功还能帮你祛病健身。”我说：“你信吗？”她说：“我信，我有亲身体验。”打那以后，她经常给我拿来一些法轮功真相小报、小册子。看后我也很受启发，不知为什么，在闲聊时特别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上很有些共同看法。后来她又陆续给我拿来大纪元发表的公告、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和《九评共产党》。我看了之后，好象猛然挨了一棒子，把我打醒了。因为在我思想里的好多个为什么？都找到了解答，把我尘封已久的思想大门，一下子打开了，简直感到豁然开朗。

接着她又给我请来一本《转法轮》，我如获至宝，反复看，在第一讲里师父就讲了：“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他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他就是最根本的佛法。”“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1]，这不正是我要找的吗？

因为在我身边有很多人在反右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就是因为他们说了真话，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后来又都给平反了，把人都给弄糊涂了。其实邪党一点不糊涂，它要整人，就先给你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大造舆论，然后把你打倒。这正是邪党整人的权术。那些被平反的人还一再表示感谢共产党，你说多滑稽，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抹掉兽印

因我每月要按规定日期回单位交党费，保姆说：“你快把党退了吧。”我一听那还了得，怎么退呀？她说：“你写个退党声明，起个小名，我从大纪元网站上就给你退了。”我说：“那好使吗？”她说：“大纪元网站就给你备案、存档了，邪党垮台时你就不用为它陪葬啦。”我说：“那太好了！”我马上郑重的写一份声明，我和老伴一块都退了。

从那以后我好象换了个人似的，感觉身上轻松多了，以前总感觉身上有个包袱，一下拿掉了，自然轻松了。其实那个所谓的包袱就是邪灵附体，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它的约束，不敢越雷池半步。

神奇大法

我虽然没有什么大病，可是大便不畅、眩晕症，也缠绕了我大半生。炼功后的第三天早晨，突然要大便，赶紧上卫生间，一下子便了能有半痰盂，浑身哪儿都舒服，简直太神啦。从那以后，我每天炼功之前指定先排便。后来通过学法我才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炼到第五天的晚上，上床睡觉时，感到大腿两边往外冒凉风，怎么回事？莫名其妙。我把两边的被使劲往里掖了掖，不管用，还是冒凉风，不管了，反正不影响我睡觉。第二天起来什么事没有，一切正常。有一天，我骑车出去闲遛当过立交桥，上坡时没费劲上去了，以前上不远就得下来推车子走，现在腿突然有劲了，太神啦。

二零零六年一天，我右眼突然象针扎似的疼，不敢睁眼，上医院经检查说是急性青光眼，需马上手术。手术很顺利，住院第二天大夫过来问我大便没有？我说没有。第三天大夫又来问我大便没有？我说没有，吃药也不便。这时我想起炼功，我开始炼第一套动功，炼完后不多时就排便了。第二天大夫又来问我大便了没有？我说便了。“吃什么药了？”我说：“没吃药，我炼功了。”

“啊！还是功好使呀！”大夫走后，对面床的老太太问我：“你炼的什么功？”我说：“法轮功！”“啊，我原来也会炼，后来不让炼了，我们部队干休所看的可紧啦，不让炼。”原来她是部